

证 最 善 著



高
元
钧
和
他
的
山
东
快
书

高元钧

和 他 的 山 东 快 书



北方文華出版

高元钧和他的山东快书

汪景寿 著

北方文苑出版社

1985年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：王润生
封面设计：江 成

高元钧和他的山东快书
Gaoyuanjun He Tade Shandongkuajishu

汪景寿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4 10/16 · 插页 5 · 字数 90,000
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 1,750

统一书号：10360·3

定价：0.90元



作者近照

目 录

一 开场白.....	1
(一) 从茅盾、老舍的评介说起.....	2
(二) 外国朋友和高元钧.....	3
 二 在旧社会苦水里熬煎.....	6
(一) 到处流浪.....	6
(二) 南京拜师.....	9
(三) 青岛成名.....	11
(四) 红遍江南.....	17
 三 在红旗指引之下.....	21
(一) 上海——天津——北京	21
.....	21
(二) 抗美援朝战场的洗礼	25
.....	25
(三) 三十年的足迹.....	30
(四) 艺术生活五十年.....	36

• 1 •

四 风格独特的高派山东快书	38
(一) 生动	42
(二) 鲜明	58
(三) 亲切	69
(四) 刚健	73
(五) 豪放	80
(六) 滑稽	96
五 桃李满天下	111
(一) 一门桃李 四处飘香	111
(二) 一师之徒 各有所长	117
六 艺术家的成功之路	129
(一) 党的领导	129
(二) 个人努力	133
1 扎根传统 勤于革新	133
2 博采众长 化为已有	137
3 千锤百炼 精益求精	143
后 记	145

一 开 场 白

山东快书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，它发源于山东临清、济宁一带，长期流传在穷乡僻野之间。如果用最简单的话语概括早期山东快书的特点，不外乎是一“土”二“穷”。所谓“土”，指的是山东快书特有的乡土气息。它基本上流传于山东以及长江一带的集镇和农村，虽也进入过城市，却从来登不上大雅之堂。所谓“穷”，指的是早期山东快书艺人的生活状况。那时的山东快书艺人辗转于穷乡僻野之间，卖艺于集市庙会之上，过的是半饥半饱、半作艺半流浪的悲惨生活。

“一唱雄鸡天下白”，新中国象旭日升起在东方地平线上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山东快书一“土”二“穷”的状况才逐渐改观。山东快书的乡土气息并未减弱，反而更加发

扬光大。其流传范围跳出了先前狭小的天地，遍及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。山东快书艺人政治上翻了身，跟那个折磨他们多少年的“穷”字永远诀别，从此获得了新生。山东快书这一翻天复地的变化反映了民间艺术的共同命运。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表演艺术家高元钧正是山东快书历史性变化的见证人。评介高元钧和他的山东快书艺术，必须置于山东快书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之下。这是应当加以强调的。

（一）从茅盾、老舍的评介说起

高元钧的山东快书艺术趋于成熟是在五十年代。其时，在解放了的中国大地上，什么“大雅之堂”早已不复存在，不过，把艺术分为三六九等的习惯势力还有，其影响不容低估。特别是在一些知识分子中间，轻视鄙弃包括山东快书在内的民间艺术的错误观念还有市场。高元钧的山东快书艺术精湛卓绝，这方面有所突破，几乎赢得社会上五行八作各个阶层的喜爱。不论工、农、兵、学、商，还是科学家、理论家、文学家、教育家的队伍里，都有他的热情观众。蜚声中外的文学家茅盾就是他的知音之一。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，茅盾曾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曲艺会演，次日赋诗四首，总题为《曲艺会演片段》，因他特别欣赏高元钧的表演艺术，专门为高元钧写了一首，原诗如下：

轻摇绰板轻摇舌，

既慷慨兮复诡谲。
绝技快书高元钧，
沁人心脾如冰雪。①

人民艺术家老舍曾参加济南市曲艺团孙振业、青岛市曲艺团高景佐拜高元钧为师的仪式，他致贺词说：“高元钧同志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为人好，不藏私，思想好，艺术好，希望两位学员继承他的艺术，也学习他的为人。”②老舍先生毕生以扶植曲艺艺术为己任，却从不滥施溢美之辞。读罢他撰写的评介曲艺艺术和曲艺演员的文字，不难掂量出他对高元钧赞语的分量。

两位文学家的评介言简意赅，点明了高元钧及其快书艺术的基本特征，这就是为人好，思想好，艺术好。这些评论出自名家，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。

（二）外国朋友和高元钧

一九八二年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副教授石清照（英文名字 Kate Stevens）和美国达慕思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白素贞（英文名字 Susan Blader）不远万里，来到中国，专门研究中国土生土长的曲艺艺术。她们研究中国曲艺多年，并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。她们分别以《中国的京韵大鼓》和《〈三侠五义〉和石玉昆说书》为题撰写论文，获得博士学位。这

① 《茅盾诗词》，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，第 17 页。
② 《曲艺》1962 年第 1 期。

次到中国来，是为把她们所研究的题目深入一步。在北京的金色的秋天的日子里，她们邀请高元钧来北京大学，一起促膝交谈，切磋学术，互相交流，还欣赏了高元钧表演的拿手杰作《武松打虎》和《鲁达除霸》。瞧她们的喜兴劲儿，不禁使人想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《琵琶行》里脍炙人口的名句：“今夜闻君琵琶语，如闻仙乐耳暂明。”大有相见恨晚之意。白素贞女士听山东快书，还是有生以来头一回，兴致甚浓。手捧照相机，不住地喀喀作响，惟恐把精采的镜头漏掉。后来照片洗印出来，竟然多达一百多张。石清照女士早年在我国台湾省学过曲艺，曾拜流落台湾的京韵大鼓艺人章翠凤为师，而章翠凤曾在上海、南京与高元钧同台献艺。几乎三十年之后，高元钧和石清照聚首北京，忆及过早去世的他们的共同挚友章翠凤，不禁感慨万端，高元钧乃至潸然泪下。石清照在台湾就听过山东快书，堪称山东快书的老听众。她的家里还珍藏着高元钧演唱山东快书的唱片呢。这次实现了多年的夙愿，当面聆听高元钧的演唱，不禁拍案叫绝。后来，她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，返回加拿大，身边带了两副鸳鸯板。其中一副是特意跑到城里乐器店买来的，可惜铜片太厚，打起来声音发闷。高元钧之子、海政歌舞团曲艺队山东快书演员高洪胜手里有副鸳鸯板，不薄不厚，打起来清脆悦耳，送给了石清照。石清照非常珍视这两副鸳鸯板，并不是出自猎奇，更不是带回去炫耀或当摆设，而是真想练几下子。其实，在北京期间，她已经练了几回。手把手教她打板的，除高元钧以外，还有北京市曲艺曲剧团著名山东快书演员刘司昌。一起学打板的还有美国达慕思大学中文系学生高一然。石清照学打鸳鸯板，

也跟学唱京韵大鼓似的，异常认真，进展颇快，不仅学会了打“咣、咣、咣”的单点，而且还能打出“咣咚咯咣，咣咚咯咣”啦！白素贞回美国达慕思大学执教，每星期都抽一些时间安排学中文的学生听曲艺节目录音，其中包括高元钧的山东快书段子，受到热烈欢迎。就是在曲艺术的熏陶之下，她的学生柯莺莺对曲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大学毕业后，专程到中国来进修。1983年9月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曲艺，并准备撰写论文。

有一次，高元钧跟石清照、白素贞座谈完毕，一起到北京大学留学生餐厅共进午餐。餐厅的师傅们见高元钧来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纷纷要求高元钧“说一段”。我们这位平易近人的艺术家不顾劳乏，慨然允诺。饭后就在餐厅里拉开场子，真有那么点当年撂地卖艺的风味。一些刚吃完饭的外国留学生围拢过来，兴冲冲地听着，有的还捧着照相机。高元钧说了个快书小段，师傅们热烈鼓掌，要求“再来一个”，于是他又说了《武松赶会》的开头。这个开头罗列一些梁山好汉的姓名，象绕口令似的，没什么故事性。当时在场的又有那么多的外国朋友，演唱效果实在令人担心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那些来自世界各地、肤色不同的留学生却能心领神会，不时发出笑声，竟被高元钧的神妙技艺给拿住了！

事实证明，凡属精妙绝伦的艺术珍品，常常超越地理空间的局限，克服语言习俗的障碍，人不分老幼，地不分南北，都能够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。号称土生土长的山东快书赢得外国朋友的喜爱，享誉于海内外，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。在这方面，高元钧也是做出贡献了的。

二 在旧社会苦水里熬煎

(一) 到处流浪

俗语说：“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”高元钧获得这样高的艺术成就，跟他特定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。

高元钧的生活经历漫长而又曲折，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。

旧社会戏曲和曲艺艺人学艺，一般有两种来路：一种是出自梨园世家，俗称门里出身。另一种是贫寒人家子弟，卖到戏班里的。高元钧属于哪一种呢？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回答：“我小时候家里很苦，四哥是个瞎子，我每天引着他到处讨饭，也住过庙，也住过人家的屋檐下，实际上就是流浪汉。”这番话使人脑海里浮现这样一幅悲惨的画图：穷乡僻野，路静人稀，天色

昏黄，风驰雨骤，一根破竹竿连着两个衣衫褴褛、瑟瑟缩缩的孩子，前面牵竹竿的是童年的高元钧，后面瞽目的孩子也大不了多少。他们蹒跚地蹭到人家的屋檐下，乞怜地望着稀稀落落的避雨行人，低哑地唱了起来。无需更多的想象，当年，高元钧就在这条饱含酸咸苦辣的人间险路上度过了苦难的童年。

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，在盘根错节的梨园行，只要意志薄弱些，不是被旧世界的血盆大口活活吞掉，就是丧失人格，沦为社会渣滓。曲艺界这样血淋淋的事实还少吗？君不见，有多少艺人惨死于饥寒交迫，一张芦席卷埋了事；有多少艺人虽曾花开百日，到头来却又凄楚不堪言状；有多少艺人屈服于权势之下，沦为蝇营狗苟的可怜虫；又有多少艺人为金钱所俘虏，当了花瓶、玩物。穷非罪，制造贫穷的反动统治阶级却把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推向罪恶的深渊。当然，并非“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”，确有“吃尽苦中苦，得来甜上甜”的，那就是象高元钧这样的不畏逆境、永远奋发的人。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杨立德跟高元钧虽非师出同门，却曾搭伙演出过，情谊甚厚，彼此了解很深。他在《我所了解的高元钧同志》一文里热情地称赞高元钧“贫贱不能移”的风骨：“在旧社会，我们哥俩都是房无一间、地无一垅的穷艺人。元钧大哥非常有志气，真是‘冻死迎风站，饿死不出声’。”^① 高元钧出身贫寒之家，心存浩然正气，从不自轻自贱。处于逆境之中，一不肯低三下四，二不搞歪门邪道，单凭艺术闯出一条

① 《曲艺》1980年第9期。

生路来。这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，重提当年流浪乞讨的往事时坦荡地说：“要饭不算孬，丢下棍子跟人一般高。”

高元钧祖籍河南，又不是梨园世家子弟，学的并非本乡本土的民间艺术，经历可算相当特殊。他降生到苦难的人间，其时，山东快书早已问世，在鲁西南一带流传多年。象山东快书这样的民间艺术在旧社会被诬为“玩艺儿”，艺人也被人瞧不起。其实，这正是山东快书的可贵之处。据说，早年的山东快书乡土气息十足，从艺人穿着打扮就看得出来。那时候，艺人身上反穿着一件羊皮袍子，为了便于表演，一只胳膊不套进袖子里，连肩带背露在外面，大襟掖在腰带上。头上一束小辫儿，还歪歪着。当初，山东快书出了个有名的艺人，人称于小辫儿，大概就是头上留着小辫儿的缘故。艺人们冲州撞府，奔走于集市庙会，终日卖艺，难得一饱，贫困交加，苦不堪言。高元钧还在少年时代，就加入了流浪艺人的行列，跟山东快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高元钧非正式的开门师父就是前面提到的瞽目四哥。这位盲艺人也非门里出身，好歹会点“玩艺儿”，这是穷苦生活逼出来的。小哥儿俩背井离乡，到处流浪，一边作艺，一边乞讨，过的是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。据说，有一次，在一家地主门口唱了半天，好不容易等到大门开了，满以为能给个黑馍馍，刚要伸手，从门里突然窜出一条黑狗，汪的一声，把高元钧大腿咬伤了。高元钧学唱玩艺儿，跟旧时代唱数来宝、唱莲花落的没什么两样，就是为了混饱肚子。万一学不会、唱不好，马上就会饿肚子。这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。因此，学起艺来，格外卖劲。真是艺海无边苦做舟呀！类似这

样的经历，旧社会不少艺人都有过。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幼年学艺，起初学京戏，撂地演唱，旁边的相声场子赚钱多，对他发生了吸引力。他留心听人家说相声，一个相声段子听下来，回家路上，一边走一边背，一直到上床睡觉，转天就能把这段相声说下来。有人夸赞他天分好，记忆力惊人，他却说：“我学得那么快，是因为肚子饿呀！”饿，象无形的鞭子，催赶着穷苦艺人在苦海里挣扎，在苦海里求生。也许，当时的高元钧对艺术未必有多大兴趣，至少说不上什么事业感，然而，肚子的咕咕叫声提醒着他：这是活命的饭碗，非学好不可呀！象杂技场里走钢丝那样，他小心翼翼地在学艺路上起了步，动人的艺术伴着伤心的泪水一点一滴地渗入他的脑海之中，牢固得象钢铸铁打的一般。此后几十年艺术事业的高楼大厦正是从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啊！

高元钧背井离乡，到处流浪，足迹遍及河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等地。一面流动作艺，技艺日渐精进；一面冲州撞府，与广大人民建立起血肉联系，走上民间艺术家的道路。

（二）南京拜师

俗语说：“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”可见师承之重要性。象山东快书这样的民间艺术，无文字脚本可据，旧时代的艺人又多是“睁眼睛”，传宗接代，全靠口传心授。拜个好师父，如同获得一个金饭碗。

高元钧十四岁那年，流落安徽，与山东快书的一代名家戚永立邂逅相遇，后来，在南京拜在他的门下。可谓巧遇名

师，得天独厚。

山东快书艺人自奉为道家门的，属于丘祖龙门派的。此说确否，姑且不论，不过从拜师仪式来看，倒有些许痕迹。高元钧当年拜戚永立为师，也举行过小小的仪式。堂前挂着“天地君臣师”的牌子，烧上炷香，徒弟向师父行礼，师父念有词，口传这么四句话：

小小道童身穿蓝，
我奉仙师下高山，
今逢黄道是吉日，
我替仙师把道传。

这里说的是“道”，其实传的是艺。那时候，不论哪个师父收徒弟，念的大概都是这几句词。

高元钧的师父戚永立何许人也？此人外号人称“独行千里一只虎”，名气极大。当然不是行侠仗义，称雄称霸，而是技艺超群，威名远震。据张军《山东快书的创作与演唱》一书里介绍，戚永立的快书艺术有这样一些特点：

第一，师出名门，兼采众长。

山东快书流传到清代道光年间，涌现了一位成就卓著的艺人傅汉章。1839年，傅汉章在曲阜林门会（孔林前春秋庙会）正式撂地演出。书中指出：“傅汉章传艺于师弟赵震，徒弟魏玉河。魏授徒卢同文、卢同武兄弟。其后，卢同文传艺杜永春，卢同武代师收徒杨逢山，亲传技艺。杨逢山之后就是杨立德。另一枝，赵震授徒吴洪钧，再传而至马玉恒等。同

时，赵震、卢同武、杜永春，因朋情传艺戚永立。戚兼得诸家之长，颇有成就。”^①

第二，独行千里，技艺卓绝。

戚永立还有个绰号，叫做“镇三江”，说明他并不是呆在山东，而是到处流动作艺。据说，他的演唱技艺高超，走到哪里都响个山崩地裂。

第三，致力革新，有所创造。

早年的山东快书曾用竹板伴奏，称做“竹板快书”。至今，高元钧拿起竹板，还能熟练地打出山东快书的点儿来。当年在竹板的基础上加梨花片，就是戚永立的创造。后来，随着山东快书由撂地进入书场，竹板取消，只剩下梨花片，也就是后来流行的鸳鸯板。

据说，高元钧初次与戚永立相见，一聆乃师的演唱，就佩服得不得了，从此迷上了山东快书。他们师徒二人曾在南京怡和堂撂地卖艺。高元钧既遇名师，悉心学艺，十分刻苦。象他自己说的：“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。”当时，山东快书虽非流派纷呈，却也诸家并立。高元钧得乃师真传，又继续流动作艺，兼采诸家之妙，对日后的艺术精进来说，不啻为其妙无穷的营养品。

(三) 青岛成名

象高元钧这样的艺术家，一生之中演出次数可能数以千

^① 张军《山东快书的创作与演唱》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1页。